

我有我天空 - 第 55 集 - 世傑 - 毒海重生 (下)

主持：C Comma

嘉賓：K 世傑

C：上一集我有我天空 Comma 找到世傑和我們分享他的生命，聽過上一集之後我感受到生命沒有 take two。食咳藥水，十多年都戒不了，你有沒有戒過？

K：有的，很多次。

C：為什麼突然會戒？我不明白你說過你控制得到，又沒有什麼特別，為什麼會戒呢？

K：首先，在經濟上，不夠錢繼續吃。

C：因為用了很長時間在這上面？

K：第一，吃完毒品不想工作。不想思考。經常疑神疑鬼。真的不能夠完全工作。

C：貴不貴呢？

K：每一樣毒品都不同，有些很貴，有些很便宜。當時我每天消費在毒品上，很恐怖，接近二千元。

C：那時候好像是五至六千元一個月工資。

K：那時候我從事偏門。在那個年代收入相當不錯。

C：過萬？

K：不只，不只。自己沒什麼學歷、知識。都很滿足。二十多歲收入不錯，容易控制不了心癮，失控了。你初嘗毒品可能一百元一天，後期八百元，一直加上去。

C：你的身體有多壞？

K：不吃的時候很辛苦，什麼都做不了。

C：會有什麼反應？

K：除了沒有能量，還有睡不了覺。不能思考，骨痛、出汗。在冬天，十一、二

度，在火車上穿著短袖衣服都不斷出汗，但這個情況在吸食毒品後才出現。

C：第一次戒毒為時多久？

K：忘記了。最後這一次我記得。之前通常都不超過三天。

C：三天！

K：是啊，不足三天又吃回。

C：難在什麼地方呢？

K：心靈上的感覺。好像很抽象，心癮、不能入睡，這些感覺過一陣子都會過去。

C：好像戒煙，吃了很多年煙，會覺得手上沒有東西捉住，會不習慣。是這個意思嗎？

K：其中一樣，心靈安虛、沒有安全感、寂寞的感覺很強烈。

C：戒了多少年？

K：七、八年左右，並不是很久。

C：你嘗試過用什麼方法去戒呢？死忍？

K：是啊。

C：困自己在家中，或者離開那個地方，但又不能離開；要工作。

K：沒錢。

C：有沒有找幫手？

K：很困難的，因為我是黑社會成員。

C：身份問題。

K：夜總會主任，要看場。

C：那你沒有理由跟人說你要戒。

K：所以我不能跟人說，同員工說？跟老闆說？

C：跟客說。

K：可能會被人用髒話問候。

C：你都說過，看情況都不能夠轉變，為何你又能去到成功的路上呢？

K：機遇下接觸到一些社工，其實是我主動去找。

C：即是你自己想找依靠。什麼社工？

K：是一個濫藥中心的。

C：特定是找這種的？

K：對對。

C：不是胡亂去找一些青少年中心等等。

K：不是不是。

C：找專科。

K：是啊。

C：他有給你什麼建議？

K：其實沒有。是我自己要求他幫我的。

C：那你要求什麼？

K：我想戒毒，但不想入戒毒村。我想吃煙、想有床、想有冷氣。

C：真的這樣說？

K：真的。

C：他接受嗎？

K：他又接受了。

C：香港有這些地方？

K：有，醫院。

C：可以嗎？

K：到現在，很感恩，八年都沒有再吃過。

C：就是那次開始？

K：對。

C：你都幾厲害，中間有沒有引誘過呢？

K：有。到現在都有。

C：如何引誘？

K：有時發夢自己在吸。

C：現在有沒有在夜總會工作？

K：當然沒有。這些地方不敢再去。

C：為什麼呢？你找到錢，你又成功戒毒，為何不繼續在那繼續控制自己？

K：其實當你吸毒時你是控制到自己，你長大後會發現，那裏不是你要繼續走下去的地方。黑社會經歷很恐怖，在夜總會生活很墜落。

C：說來聽聽。黃、賭、毒經常都說，但有多差？

K：有個可悲的故事，有個年輕、樣子漂亮，但有時為了毒品她要和一些外型比較差，比較猥褻的樣子的人發生性行為。

C：什麼都有，有些像阿爺都有。

K：什麼都有，這是一個循環，你要為你的身體去滿足對方，才能有二三百元報酬，用以滿足一次毒品的需要。而為了吸毒，她問了我一個問題，「如果我不吸毒，如何能夠和他上床？」毒品用來麻醉自己尊嚴。

C：影響真深。黃、毒你有體驗過，賭呢？

K：19 至 22 歲間我曾經在澳門賭場工作過，我們稱為『疊馬仔』。一開始是做年輕那些，看見你垂頭出來就走上前挑逗你，要借錢嗎？

C：有賭未為輸，再拼過。

K：都是工作這些，有看過不少教師借貴利，同時我看到黑社會的無情，借錢的時候他可以請你吃包。有一次很深刻，很好笑的，我借錢給你，你贏了十多萬，滿懷希望你借二萬有十多萬還了有多餘錢，但原來在黑社會中借貴利，借錢的籌碼不過你手，他們有射手，幫你賭。贏錢就是一齊吃飯，一吃飯就出事了，一間房，跟大頭說這個贏了十多萬，大頭會用十多萬，每位兄弟派兩千，給他一千元和船票，叫他回香港。你不能夠說什麼。最可笑是當那個人走了之後，那些兄弟給回所有籌碼大頭。

C：在黑社會不論贏輸他們都是贏。

K：對了。贏輸都是贏。

C：總之你一進去，你和他有接觸，你就一定輸。你現在成功戒了七八年，那你現在從事什麼工作？

K：都是戒毒工作，朋輩輔導員。幫助一些同路人戒毒。現在還有幾份兼職。

C：關於什麼的？

K：跟音樂有關，現在有教琴和歷奇。

C：鋼琴？

K：對。

C：歷奇是那些攀山涉水？

K：歷奇分數種，有些高結構、低結構，我主要是教低結構。

C：參加者通常是青少年？

K：我們的對象有青少年、有家長、專門人士、有教師有社工。

C：很廣泛啊。你說幫青年人戒毒，現在這個時代的人說年青人驗毒又困難，怎麼辦？

K：在年輕人裏，我看見很多人對比以前的一代有分別，這一代很自我，有自己一套性格，你聽到會很憤怒。

C：最離譜是如何？

K：最離譜是問候你。

C：即是你一過去就問候你？

K：是啊。不理睬你，再說就問候你。

C：是什麼原因？

K：年輕人有很多種原因。

C：對，不過沒有經歷到。

K：對，沒有錯。

C：你用什麼方法去幫助他？同路人你可以說你自己你經歷，和老師教書一樣的，年輕人會覺得世傑，你又跟我說道理。

K：我們不同，我們與教學工作者有分別，我會要以同行者的角色去行一條路時，要給他們一種力量鼓勵他們，讓身邊的人支持他們。

C：現今香港有多少種戒毒方式？

K：可以有很多種不同你方式，單對單輔導，小組輔導。

C：小組好，可以大家一起分享。

K：做過單對單、和社工談天，跟小組有什麼分別呢？其實很多濫藥者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在群體除了可以互相支持之外，他都要適應一個群體性的生活。

C：不能夠只有自己。

K：不可以。

C：那家人呢？

K：我發現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當他們的小朋友或家人在戒毒期間，會查看他們的袋。

C：那是不好的。

K：對啊。

C：不尊重。

K：除了不尊重還是在打擊他們戒毒的決心。

C：是。

K：這個是打擊。

C：他們會覺得「爸媽都不信任我」。

K：不錯。

C：真是提示。有些家長會說，我是不是不理他？

K：其實不是不理，在過程中，家人和我們的角色都有分別。我們都是陪伴他們。

C：都是陪。

K：家人的關係永遠比我們重要。

C：對啊。身份不同。

K：對啊，身份不同。

C：每天都見面。

K：所以家人多做一些關心，少一點質疑性的問題會更好。有時家長一看到他就無名火起，還怎說要關心他？但是如果方法有用，那一早就有效了。過程是漫長艱辛的，這個歷程是相當重要，若果家人和那個年輕人一起經歷，我相信那個康復的機會更加大。

C：好，又多了提示。相信他們將來遇到這些困難都可以參考世傑的意見。

K：是啊。

C：世傑，將來你想做什麼？

K：希望在十八區內都有一隊禁毒樂隊。將禁毒信息宣揚出去，希望年輕人不會像從前花那麼多時間去吸毒，除了浪費時間，還會破壞家庭關係、人際關係、破壞社會秩序。我不是偉大。

C：對。

K：說到社會那麼偉大。

C：對。

K：吸毒受苦不只是你一個，還牽連到家人、朋友。我不想看見在社區中有這些景象。有時行過機舖、公園，見到一些數十歲無依無靠的人，我真不想看到這些情況。

C：聽你說來的確有很大的信念。你背後靠什麼呢？家人、老婆、孩子？



K: 每一樣都有，最大依靠是我的信仰，在很多事上不是我個人能力做得到。

C: 是啊。

K: 有一些是上帝給我才能做得到。剛剛說你可能說是神話，是神化。

C: 是啊。

K: 我當年都覺得這是神經病，我會說這些說。但今天我就是被人說神經病的一個。

C: 那真的是，相信聽眾們聽到世傑今天這個故事，由很爛的生命轉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總要時間，還有經歷很多挑戰，憑著自己的信望和愛，去到現在坐在這裡跟大家分享。希望世傑你身體健康，因為你說毒癮無時無刻都不會不出現，挑戰你。還有祝福你的工作和音樂，希望十八區禁毒活動令更多人認識毒品的害處。

K: 好。

C: 世傑，將來有什麼新想法，真的成立了一隊樂隊可以在我們開心頻道表演一下。

K: 現在已經兩隊了。

C: 好了。

K: 一隊北區一隊荃灣區。有機會上來都希望用我們的經歷來祝福大家。

C: 好，和台長分享一下。

K: 好。

C: 時間差不多了世傑。有機會再和你傾談。多謝。

K: 好，多謝。

C: 再見。